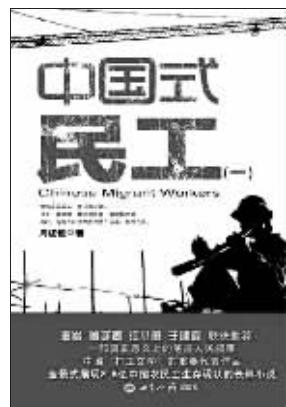


丧母之后他开始了初次打工之旅

1

打工文学



周述恒著
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本农民工写自己农民工生活的小说，是当今最具震撼力的“打工文学”作品，也是一部值得城市人思考的力作。

小说以小凡、小林和张志伟这三个农民工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为主线，反映了农民工艰辛的生存状态，以及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找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故事涉及黄牛党、黑中介等众多社会角色，向读者展现了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。

1994年12月24日下午。山村田野，寒风呼啸。天地阴冷，没有一丝阳光。

“小凡，妈妈想出去打工，你不愿意妈妈出去啊？”田间，一位35岁左右的妇女一边挥着锄头干活一边问，旁边是一个也在劳作的男孩，那是她的儿子小凡。

“妈妈，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啊？”小凡睁着一双清澈的眼睛好奇地望着妈妈。“打工可以赚钱，你现在15岁了，再过几年，就要到谈婚论嫁的日子了，有了钱，就可以风风光光地把媳妇娶进门啊。”妈妈慈爱地看了儿子一眼。

“可是，我不想你出去，你走那么远，我会想你的。”小凡显然很是依恋母亲。“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，可是我这段时间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。”妈妈用忧郁的眼神望着儿子，“孩子，我担心你们的安全，我想如果出去打工，就把你们也接到外面去一起生活。”

“妈妈，我们有什么不安全的？”小凡睁大眼睛，诧异地望着妈妈。

“你知道，你爸和我都是老本分人，可这村上王家、何家总是欺负咱们，眼见你爸做点小生意赚了点钱，他们就眼红，把我和你爸，还有二叔他们都打了，为这事他们还被判刑一个，我担心他们会报复我们。”

小凡不服气地看了看妈妈那一脸的无奈，倔强地说：“我们就是不应该怕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就会保护你，让你不受任何人的欺负。”他想到去年爸爸妈妈及二叔等被王家打成重伤躺在医院的样子，瞪着眼珠似乎都要冒出火来，牙齿紧咬。

天色逐渐阴暗下来，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。

“爸爸还在外面没回来，咱们回家把饭做好等他回来吃饭。”妈妈

擦了擦脸上的汗珠。

“嗯，那我去把那根木棒捡回家烧火。”小凡转身到地边捡起一根干树枝，与妈妈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一路上，母子俩交谈着，来到一条宽宽的河边。河上没有桥，用来过河的是一块块的石头。

小凡走到河中间一半，正巧迎面碰上了王家的一个儿媳妇何丽。因为过河的石头很小，小凡心下一慌，忙让何丽先过去，可肩上扛着的树枝一晃，不小心触到了何丽的身上。

这何丽的老公本就因去年打伤了小凡父母而被判刑三年，一年独守空房积累起来的怨气正无处发泄，她冲小凡妈大骂起来：“你管教的什么儿子，你们他妈的找死是不是？你等着，有你们好看的。”

这王家与何家是出名的村霸，何丽娘家兄弟众多，且一个个好勇斗狠，两家联姻，更是强强联手，在整个乡里横行霸道，惹是生非，众多乡邻都如敬鬼神般远远地躲着他们。

小凡妈听何丽这样说，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，心知妙，忙拉起小凡就往家跑去。

而何丽那边开始扯着嗓子大声叫了起来：“爸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哥，你们快来啊，有人欺负我了！”

在这小小乡里，谁敢欺负这王、何两家顶级村霸？何丽这一声大叫，何家那几个如狼似虎的汉子立马就冲了出来。他们一个个手持木棒、菜刀向小凡家冲了过去，要为在监狱服刑的妹夫报仇。而另一边，王家的人也都冲了过来。

小凡爸这时也回来了，想上去与那先到的何家父子理论，但这些如狼似虎的霸王，哪会将“理”字放在眼中。只听到“噼噼啪啪”的打砸声响彻整个小院。小凡哪曾见过这等阵势，此时的他与妈妈被爸爸劝

到了屋里，而爸爸在外面想与他们理论，却被何家父子抓住暴打。

小凡眼见爸爸在外面被人围着打，哪里能忍下这口气，从屋里抓起一根烧火的木棒就冲了出去，照着一个人的腿肚子就打。那人冷不防被小凡一棒就打趴下了。但小凡年小力弱，另两人见小凡不过是个小孩，照着他当头就是一棒。

小凡虽说人小，但去年事后，他就发誓要保护父母，所以他经常打沙袋绑腿，锻炼身体，因此身手也快捷。眼见那人举棒向自己当头击来，他心下大惊，头一偏，木棒一下就击在了他的肩上。他当下怒火更甚，操起手上木棒也向那人头上打去。

可对方是什么人？是能征善战的村霸！他一把就抓住木棒，另一只手像抓小鸡似的一闪就抓住了小凡的衣服。小凡心知如果被他们抓住，必死无疑，于是双手一反，一下脱掉了外衣，一口气就跑出去躲了起来。

他长到15岁以来，哪里见过这般惨烈的情景！远远的，他听到院子里的哭喊声、惨叫声、打砸声此起彼伏，听到何家恶霸父子在院子里四处冲撞打砸，高呼一定要找到周家小孩杀之除根的嚣张喝斥声阵阵传来。他心里不禁又惊又惧，但此时，以他的能力，已断然不能上前再去为了尊严而战斗了！

大约过了半小时，天色完全黑了下来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王、何两家的人这才叫骂着从周家小院撤走了。

小凡这时才敢走了出去，回到院子里。他见妈妈已倒在血泊之中，双眼紧闭，昏迷了过去，身边围着的是爸爸与各位叔婶，爸爸、二叔及堂兄脸上、身上都是伤痕。小凡眼见这般惨景，问起原因，才知道妈妈是担心小凡，从屋子里出来，被恶棍用一根巨大的木棒击中了脑袋！

这时，因两家恶霸都已撤走，这才有胆大的乡邻跑过来，眼见小凡妈妈受了重伤，于是叫了农用车，将一家人送到了镇上医院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。医生无奈地宣布，小凡妈妈因被木棒直接击中头部，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，不幸去世！

小凡的心一下就沉到了谷底！

1996年4月的一天。晚上9点，邻居赵叔带着鲜儿、小林和小凡姐弟三人到了火车站，只见一溜排着的都是外出打工的人，黑压压的一片。这是小凡第一次出门打工。

待到大厅广播里通知到闵州的车次要进站检票时，赵叔跟里面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员打了个招呼，便从侧门进去了。等火车停下时，因为想挤上车的人太多，因此车门是不开的。可是不开车门该怎么上车呢？小凡很是疑惑，只见大叔给旁边的乘警打了一声招呼，那乘警呼喝一声，敲着一扇窗户叫旁边的人开了车窗。大叔见状，忙托起小凡，小凡先从车窗上爬进车厢，然后是鲜儿，最后是小林。他们都被赵叔与乘警像皮球一样从车窗推上了车，接着赵叔也爬进来帮他提行李。过道上满满的都是挤车的乘客，赵叔这时候就显得威风了，他呼喝着让乘客让道，然后与上面熟识的乘警打了声招呼，为姐弟三人找好座位后，关照两句，就下车去了。

下面的乘警呼喝着还没有挤上车的乘客退到安全线外。没有挤上车的乘客一个个都在那儿显得很沮丧，不久他们又纷纷喝骂诅咒起来，骂娘的，骂姥姥的，骂祖宗的，哀怨之声再一次回荡在车站。

车开动了，姐弟仨坐在那儿不禁都松了一口气：要不是赵叔帮忙，今天是有票也难以挤上车了。

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，汽笛长鸣，火车开始减速，缓缓驶入闵州站。

正烦老公网恋的姚遥碰上网恋离婚案

10

婚恋小说



宗昊著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作为妇联任命的“公益律师”，姚遥的任务似乎永远是在婚姻中历尽不幸的女人争取最大的权利。凡是找她的男人女人，她只有一句话：离吧，不要找任何理由凑合。但是就有那么多女人，她们的第一句话仍然是：我不想离。这是为什么？

直到有一天，姚遥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公也在做着令她无法忍受的事情。是给自己起草一份离婚协议？还是按照心理咨询师说的去做？

[上期回顾]

专打离婚官司的姚遥后院也起火了，她发现她的老公庄重居然在网恋。姚遥拖着行李箱离家出走，但安东却劝她应该积极修复这段婚姻。你有工作、有女儿，有社会角色和家

姚遥有点发呆，脑子里又恢复了空白：“李秀英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？”

安东说：“很简单。让她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当一个女人所有的生活内容都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老公儿子的时候，她就应该当心了。所以我劝迟达，同意李秀英回到村里去，喜欢种菜就种菜，喜欢卖菜就卖菜。后来李秀英把家里的大棚又给支起来了，迟达和迟明，每个周末回村里看李秀英，一家人吃农家饭，过得很好。”

“那迟达的外遇呢？”

安东说：“我跟他说过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肯安心做一辈子情人，激情过后，她必然要求承诺。得不到的话，要么她会离开，要么不择手段。迟达很清楚，所以，那个红包知已，正在逐渐淡出他的生活。”

安东又说：“现在回过头来说你，姚遥，离家出走不可取。不管是你们俩谁，都不要。只要还在一个屋檐下，你们就拥有一种平衡，一旦有一方离开，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，会失衡。失衡久了，修复起来就很难。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希望你能勇敢地回家去。去解决问题。”

姚遥说：“想走的是他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一旦出去，就很难回来了。”

安东说：“所以你选择了你走？他为什么要走？”

姚遥说：“他说他当着我的面玩游戏，在网上还要继续跟那个人谈情说爱，他绝对愧对我。”

安东说：“所以啊姚遥，这个男人已经被你宠惯了，你就再宠他一次吧。回家后心平气和地跟他谈，告诉他，就让他玩吧。你要从心底接受这件事，他就是在玩一个游戏。这样，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。你有工作、有女儿，有社会角色和家

庭角色，还会怕一个根本不在一个空间里的人吗？你放庄重一马，让他去，只要你们都还生活在这个家里，你们就是正常的、合法的夫妻。”

姚遥听从了安东的建议，但是她仍然不想回家。她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才能当着庄重的面，对他在网上继续谈情而无视。安东也体谅姚遥的心情，他拿出自己另一套房子的钥匙。安东的两套房子都在一个小区，本来是打算把父母接过来住的，但是父母始终不愿意来北京，那一套就这么搁置着。姚遥充满感激又有点愧疚地说：“我向你交房租吧，不然我这么住着，心里不安。”

安东笑着说：“咱们四年同学，这点交情还是有的。这样吧，你每天回来吃饭吗？我吃盒饭是吃腻了，你要是肯帮忙做顿晚饭的话，那可是幸福死了。”姚遥笑着说：“一言为定！不过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得吃！”

姚遥只能在借住的房子里当了一天怨妇，第二天，就得打起精神去上班。刚到办公室，就听晶晶说：“刚才转过来一个急茬儿的案子，我正想帮你推了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”

姚遥说：“是什么急茬？”

晶晶说：“一对儿闹离婚的，本来都去法院了，到法官那儿女的忽然不想离了。”

“把他们带进来吧，好离好散。”

男的大步流星地走进来，见了姚遥就问：“您是姚律师？”

姚遥说：“是。您怎么称呼？”

男的说：“陈政。”

女的也进来了，晶晶对姚遥说：“这位是邱凤华。”

姚遥问了好，邱凤华一眼看见男的已经坐在了沙发上，立刻自觉地坐在了椅子上。姚遥问：“两位想喝茶吗？还是别的什么？”

男的一挥手，有点焦躁地说：

“什么都不用。您快点给办吧，别耽误工夫了。”女的抿了一下嘴唇，想说什么又没开口。姚遥给了晶晶一个眼神，晶晶退出去了。

姚遥打开录音笔，说：“那咱们就闲话少说，开始正题。你们去了法院，没离成。为什么？”

陈政瞥了邱凤华一眼，完全没有夫妻的情意：“本来都说好了，结果到了法院她又反悔！”

姚遥没说话，而是看着邱凤华。邱凤华小声说：“我想了一下，为了孩子，还是……”陈政一口打断了邱凤华的话，大声说：“你少提孩子！你干的那些事只会让孩子觉得羞辱！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在法院你吞吞吐吐耽误时间，到了律师这里你最好实话实说！是不是嫌给你的钱少啊！姚律师，我问你，网恋算不算过错？”

姚遥被刺到了。是啊，如果网恋算过错的话，姚遥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考虑离婚呢？邱凤华终于出声了，还挺大：“我都说了，那不是真的！那就是我在家闲极无聊在网上瞎聊的，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”

陈政愤怒了，说：“不是真的！老公老公”叫着多顺口啊！你叫的时候早就把我和儿子忘到九霄云外了！”

姚遥没再说话，陈政的愤怒引燃了姚遥自己内心的伤痛。

邱凤华带着哭腔说：“那都不是真的。那些话只属于网上，不是现实世界。他跟你没法比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他怎么样，我真的不想把他带到现实生活中。我求求你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不要……”

邱凤华离开了椅子，跑过去，半跪在沙发边上，哭着去拉陈政的胳膊。陈政用力甩开了邱凤华，说：“你还有脸说呢！我要是你就麻利离婚。我给你的条件够优厚了，两套房子分了你一套。你说你不能失去孩子，可以！我让步，孩子抚养权给

你，我每月给2000元抚养费。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两个人就这么胶着着，姚遥说：“陈先生是不是还有事？”陈政说：“对！公司里一堆事等着我呢！”

姚遥说：“那这样吧。您先走。我相信你们双方都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。对吗？”

陈政一听这话，立即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到姚遥桌子上，说：“有消息通知我。”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姚遥看着他出去了，没有起身相送，而是抽出一张面巾纸递给邱凤华：“擦擦吧，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，从你先生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，他铁了心要离婚。你能不能理智地接受这件事情？”

邱凤华抽泣着说：“我真的没做什么！我就在网上和他结了婚，我只是在网上叫他‘老公’……”

姚遥打断她说：“我个人认为，这和现实中的背叛没什么区别。”

邱凤华问：“你上网吗？”

姚遥说：“我不上。我也理解不了你们在网上的这种关系。”姚遥说这话时的眼神一定是冷冷的，邱凤华觉察到了一丝寒意，她慢慢地说：“我在家当了三年的全职太太，从生下我儿子起，我就没再上班……我只能上网打游戏，于是就进了聊天室，认识了一些人……每天家里空空荡荡，只有网上这些人能陪我说说话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真的不想离！”

姚遥叹了口气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”

邱凤华哭着离开了，晶晶内心深处的同情心被激发了，她跑进来问结果，姚遥有点疲倦地说：“就是你说的，男的要离，女的不离，你说这怎么办？你给陈政打电话吧，告诉他如果要离婚，尽快去起诉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晶晶接到电话，陈政要委托姚遥打这个离婚官司。